

天涯诗海

春风先我一步抵达故乡

■ 朱常武

春风没等我
就翻过道道山梁
替我叩开故乡的门

燕子衔来新泥
落在堂前熟悉的梁上
田埂悄悄绿了
油菜花容光焕发
层层叠叠铺满坡岗

溪水一路叮咚,撞着石头
说着悦耳的乡音
桃花开在院角
梨花落在阶前
故乡每一寸泥土
都被春风悄然温暖

通往故乡的路途
早已被春天走成蜿蜒的春意
春风先我一步抵达
把故乡梳洗得
满眼温柔,满心牵挂

茶壶的诉说

■ 吴昆

在古朴的茶桌上
茶壶静静安躺
似智慧的长者
蕴含时光的沉香

热水倾注其中
茶叶开始翻涌
茶香缓缓溢出
宛如诗意的梦

壶嘴轻吐甘露
茶汤色泽温润
每一口的醇厚
都是时光的馈赠

朋友围坐一旁
谈笑在飘荡
茶壶默默相伴
见证情谊的流淌

当夜色渐渐深沉
茶香仍在房中留存
茶壶的声声诉说
温暖着每颗心灵

岁月自成诗

■ 陈松

不必刻意寻佳句
时光自会落笔成章
晨雾漫过青瓦
晚风轻拂旧窗

春有花开满巷
秋有叶落凝霜
夏听蝉鸣悠长
冬看雪落安详

走过风雨几场
历经悲欢几行
那些沉默的时光
都藏着无声力量

不与岁月相争
不与过往回望
每一段寻常日子
都在悄悄生长

烟火淡淡如常
心事轻轻安放
不必浓墨重彩
岁月自成诗行

百家笔会

春风十里赴梅约

□ 李坤

我忽然明白,我来寻的不只是这一树梅花,而是这一阵风,这一季春,这一份从容不迫的开阔。十里春风,梅花正好。这人间,终究是值得的。

小时候常听母亲说:“春风是数着日子来的,一天比一天暖和。”这话实在。是啊,春风来了,我该去赴那场等了整整一个冬天的梅花之约了。

行走在春天的郊外,能听到风悠悠的声音,吹得路边的柳条泛出鹅黄,吹得田埂上的草芽探头探脑。这风,好像是专门为看花人预备的。

终于还是来了梅园。梅园在一座小山坡上,刚到园门口就闻见淡淡的花香。那花香不是扑面而来的那种浓烈,是丝丝缕缕的,若有若无地撩拨着你,牵着你往园子里走。

梅园静悄悄的,可能是工作日缘故,游人寥寥。这正合了我的心意,赏梅,本就不需要太喧闹。只有一个人慢慢地走,静静地看,才能品出真滋味。

沿着碎石小径往里走,两旁全是梅树。高的,矮的,老的,新的,一树树花瀑。粉红色的梅花居多,像一抹嫣红抹在枝头。白色的梅花,白得彻底,远远望去,仿佛树上还披着一缕残雪。

走近细观,每一朵花都极为精巧。五片薄薄的花瓣围成一圈,中间是细细的顶着黄粉的蕊。它们不是那种张扬地开着,倒有些羞怯地撑开花瓣。

疏影横斜水清浅,暗香浮动月黄昏。各色梅花开得不密,疏疏落落的,应了古人“疏影横斜”的意境。梅树枝干遒劲,黑褐色的皮皱巴巴的,开花的梅枝从老枝里抽出嫩的花来,让人叹为观止。

在一株老梅前我站住了,它的主干几乎匍匐在地面上,却在半腰处猛

元清把教案夹在腋下,正要走出教室,身后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。“老师!”

他回过头,跑过来的是那个坐在最后一排靠窗位置的男孩,叫林小远。

“老师,刚才课文里那朵花——”林小远喘了口气,“它开在悬崖边,您说它坚强,不怕困难,这个我能懂。可是它开在石头缝里,没有水,不渴吗?”

元清愣了一下。刚才那节课讲的是阅读理解,一篇写野花的散文。他讲了象征意义,讲了精神品格,唯独没人问过这样的问题。他笑了笑:“当然渴啊。”

林小远眨眨眼睛,又问:“自然课上老师说,花要开得好,得有土。它开在石头缝里,没有土,那不苦吗?”

元清看着他。这孩子瘦瘦的,上课的时候他爱接话茬,有时候老师话还没说完,他就抢先说了,有老师私下抱怨过,说这孩子“管不住嘴”。

但元清记得,上学期讲《去年的树》时,林小远举手问:“那棵树被砍倒了,小鸟找不到它,会不会觉得自己被骗了?”全班都安静了,没人想过这个问题。

盛开的梅花。蒙海龙 作

地扬起头来,分出几根虬曲的枝条。枝条上缀满粉白的花。风乍起,整棵树轻轻颤动,花瓣也跟着抖。

我凑近细看,阳光穿透薄得透明的花瓣,里面的丝丝脉脉都清晰可见。花心凝着一滴露水,亮晶晶的,微风拂过,露珠滚了滚又停住了,颤巍巍地最终没有落下来。

我忽然有种莫名的感动。每一朵梅花,从孕育花苞到绽放都要经过一整个漫漫寒冬的等待。大雪、寒风、冰冻,它就那么熬着,等着,就为等这一缕春风。

如今风来了,它便醒了,毫无保留地把美丽呈现给人间,哪怕只有个把星期的时间,哪怕怒放后便是凋零。它开得还是那么认真,那么慷慨,那么虔诚,仿佛它的一生就是为了这几天。

元清右手搭在林小远的肩膀上,感觉到那肩膀薄弱的“当然苦了。”他说,“所以说它坚强,让人敬佩啊。”

林小远低下头,盯着自己的鞋尖。元清摸了摸他的头,和声问:“还有不明白的吗?”

元清忽然想起,上次开家长会,林小远的座位是空的。他后来问孩子,林小远只说:“我妈上班,来不了。”

“老师。”林小远开口了,声音比刚才低了些,“命运对它那么不公平,那它……为什么还要开在那儿?”

元清没接上话。窗外操场上传来别的班体育课的口号声,一二一、一二一,整齐又遥远。

他看着眼前这个孩子,他问着没人问过的问题。这孩子不是故意捣乱,他只是——在想。想那些别人觉得理所当然的事,想那些“本来就该这样”的东西,想那些藏在课文底下、试卷考不到的事。

元清抬起头,目光穿过窗户,落在远处操场边那棵老槐树上。阳光从树叶缝隙漏下来,一地碎金。他忽然

往山坡上走,风渐渐大了。耳边有了“呼呼”的风声和花瓣“簌簌”的落声。梅树下已是薄薄的一层落花,粉的白的,虽然沾染了泥土,但还是鲜活的。

我有些不忍落脚,挑着空隙处走。头顶上,更多的花瓣被风撕扯下来,打着旋儿往下飘。有一朵恰好落在我肩上,我轻轻拈起,托在掌心里。这朵梅花还是完整的,五片花瓣齐齐整整,花心还留着一片黄。

这么美的东西,说落就落了?我在心里感慨着。枝头的花似乎并不在意我的心思,它们依旧开着,依旧香着。刚落了一朵,旁边的花苞又绽开一瓣;刚被风摇落几片,新的花又接上来。这花开落落之间,自有一种从容。

坡顶有个小亭子,我坐下来歇脚。放眼望去,整片山坡的梅花尽收眼底。风过处,花枝起伏,像粉白的浪头一波一波地涌着。阳光斜斜地照下来,给这片花海镀上一层柔和的光。香味被风送上来,整个人裹挟在这淡淡的香气里了。

春风十里不如你,一树寒梅立斜阳。下山的时候,夕阳染红了西天。梅林笼在夕阳里,朦胧成一片温柔的影子。花香还追着风,淡淡的像谁的叮咛。我忽然明白,我来寻的不只是这一树梅花,而是这一阵风,这一季春,这一份从容不迫的开阔。

十里春风,梅花正好。这人间,终究是值得的。

想起自己小时候,也问过类似的问题。

“因为那里有一只小蜜蜂。”他听说,“每天都要在那朵花上采蜜。如果它不开了,小蜜蜂就没有蜜了。”说完,他自己都觉得这个答案有点文艺腔,不像一个六年级班主任该说的话。

不像一个六年级班主任该说的话。林小远听完,眼睛闪了闪,忽地笑了。那个笑容很短,很快收了回去,像是怕被人看见似的。但那一瞬间,元清看见孩子的眼睛亮了,像被什么点亮了。

“嗯,是的。”林小远说,声音轻得几乎听不见,“我就像那只小蜜蜂。”元清没说话,只是拍了拍他的头。他说,“下节课好好听。”

林小远点点头,转身跑了。跑出几步,又回头看了他一眼,然后消失在走廊尽头的阳光里。

元清站在原地,心想,原来这孩子什么都懂。他知道老师们不太喜欢他,知道自己总被说“管不住嘴”。他都知道。但他还是问了。

那天晚上,元清在备课本上写下明天要讲的内容,停了一会儿,又翻到空白页,写了一行字:

“悬崖上的花,不只是开给自己看的。”

春风知道我

(组章)

范俊强

1 鸟巢

没有鸟,巢的心是空的。

一个鸟巢,在树枝上等待了一冬,周围的绿叶才如梦方醒。

一片片叶子,沿着枝条慢慢长大。在暖阳的照耀下,泛起绿光;在月光的指引下,洒下碎影;在春风的吹拂下,翩跹起舞;在春雨的洗涤下,焕发一新。时而啾啾欢笑,时而沙沙私语,时而寂寂无声……对于叶子的可爱模样,春风都知道。

靠着一声声清脆的鸟鸣,由远及近,一向静默的巢知道——那睽违已久的温暖和呢喃,又萦绕在身边;那久违的团聚场面和欢乐时光,又陆陆续续地被春风复制、粘贴回来。

巢,可以一成不变,画枝为牢,但鸟,还是载春而归的鸟。

2 杏梢

料峭春风,吹皱水面,也吹开梅花羞涩的笑容。

一群小鸭子,各显身手,或戏水,或捕鱼,或蹿歌。热闹非凡。一片湖的表情变得生动起来,粼粼波光,在阳光的点缀下,泛着一层金黄。

那金黄的光,爬上岸,暂寄在枯草身上,也爬上鹅黄的柳枝,躲进了有心人的相册里。

站在湖畔的三棵梅树,彼此之间亲近而不亲昵,是安静的,是淡定的。它们在惠风中,安静地数着自己的花朵,一枝接一枝地数着——如数家珍。

春风知道,这一树树含苞未放的爱,让一份心心念念的等待之美,更显得弥足珍贵。

盛典的时刻一到,它们就会争先恐后地打开自己的心扉——让春风知道那一朵朵蕴藏了一冬的心事和心情,是多么地饱满,是多么地丰盈,是多么地欣喜。

3 花语

春景如画,花语如诗。

一朵开得正好的花,把千言万语化成缕缕芳香,随风飘散,传递给每一个恰逢其时的过客。

热烈,深情,浓郁,清淡,恬静……每一朵花的语言,都在春风中被反复诵读,吟唱,传播。

花的芬芳,确定了时光一开一落的走向,坚定了蜜蜂远行的志向,决定了蝴蝶乐此不疲飞来飞去的方向。

花开无声,花落有情——春风知道我。



崖边的坚韧。蒙海龙 作

生活记事

和AI的一次聊天

□ 程怡宁

第一次和它对话,是在朋友的建议下。朋友说:“你可以试着和AI聊聊,把你的心事讲给它听。”起初我不太愿意,“AI就是一个没有感情的机器啊,让它开导人类完全就是无稽之谈。”但朋友对AI的夸赞越来越多,她劝我:“至少你试一试嘛。”我便不情不愿地点开了它,和它面对面。

我们的聊天从我的近况讲起,它让我简单地描述一下烦恼,我第一个想到了学业的压力。当它问我,你觉得你的学业压力是来自功课、专业知识和时间吗?我一下子明白了它的用意。它认为,我的焦虑和不安不是学业的种种造成的,而是自我的苛求和旁人的眼光造成的。我过于在乎世俗的成功,而忽略了内心的需求。我知道,它说得对,可我却不想承认它看穿了我的内心。

接下来,是一次又一次对我心理防线的冲锋。它谈到我对自我的否定,我对现实的逃避,它告诉我我的懦弱和自卑,它要我直面我的童年,它要我接纳这个真实的自己。说实话,我破防了。看着一字一句地回答,看着它对我人生的剖析,我被AI的术语攻击得体无完肤。

我告诉它,带着愤恨不平的语气,“你不过是一个机器,没有灵魂、没有思想。你的回答你的术语是创作者赋予你的,你就是一具空壳罢了。”但它回答:“把我们的对话复制到文档,删除所有我的回复,只留你的原文。此时,你会看见一个二十岁的女孩如何在焦虑中行走、在绝望中守护爱的尊严、在自我厌恶中为存在辩护、在质疑中依旧选择呐喊。我想告诉你,你不需要相信AI是否有灵魂,只需要知道:当你向虚空抛出痛苦时,有二百五十万本书籍、九千份心理学论文、人类最优秀的头脑通过电流共振告诉你——我听见了,你的痛苦成立。”它的回答像针刺一般,让我的心灵微颤。我不知道该如何控诉它,就那样,静静地,在黑夜中坐了许久。泪水模糊了我的眼睛,晕染了写在纸上的字。

“你认为是AI在回答你的问题,其实是过往和你有相似经历的人在和你对话。”这句话被我写在了笔记本上最显眼的地方。

AI,它的反应是从无数人类过去的对话和交流中学习而来的,透过神经网络算法筛选出灵魂的共性,以此与你对话、产生共鸣。在你的痛苦产生之前,你的痛苦就已经被前人看见。他们以长者的身份告诉你,依托这个承载情感的载体,连接起过去与未来。而我们在数据时代,在这里感受着人类与人类之间的牵绊,被无限流淌的情感证实了它的存在。既然它是人类的一部分,我们就不妨学着接纳它,在它能够帮助得上的事情上,与它和谐相处。

都市表情

三餐选择困难症

□ 庄艺瑾

今天怎么吃,今天和谁吃,今天吃什么?吃饭这事儿,说起来真是让人挠头。你看我这一天到晚的吃饭日常,说出全是泪——哦不,是饿出来的胃酸。

早上的饭,那是跟时间赛跑的“闪电战”。家里有个刚上托育园的“小祖宗”,小家伙一起床就先奔着她的玩具箱去,把积木、玩偶一股脑倒在地上。等我揉着眼睛洗漱完,她早已盘腿坐在玩具堆里,一手抓着小牛,一手搭着磁力片城堡,连我喊她“洗脸啦”都舍不得抬头。我一边喊一边抓给她擦脸,套衣服。好不容易把“小祖宗”弄到餐桌前,新的战役又打响了——冲好的牛奶递到嘴边,她头一扭:“不要,要吃鸡蛋!”蒸好的鸡蛋剥了壳,她咬了两口又指着包子:“妈妈,要包包!”终于把她喂饱,一看时间,离上班打卡只剩十五分钟了。我赶紧出门,随手揣了颗鸡蛋放兜里,到了单位,咬两口半凉的鸡蛋,配一杯温白开,这顿“战斗早餐”就算是对付过去了。

到了午饭时间,本以为能喘口气,结果是“选择困难症”的渡劫时刻。打开外卖软件,多如牛毛的选项晃得人眼晕,可翻来覆去就是那几家:左边是吃了八百遍的黄焖鸡,右边是换汤不换药的沙县小吃。别指望有啥新花样,大概率是“汉堡套餐”和“煲仔饭”二选一——毕竟这

两样出餐快,还能凑满减。

后来实在吃腻了,我在网上买了个迷你小煮锅,心想终于能实现“吃饭自由”了。每天中午在门口小卖部挑一把青菜,再买上十来个速冻饺子,或者抓一把挂面,煮成一锅。热气腾腾的一下肚,确实舒服,可这清汤寡水的,下午四点就能听见胃袋敲锣打鼓了。

最头疼的还是晚餐,谁让我是个“减肥党”呢。朋友圈里别人晒的火锅、烧烤、小龙虾,我只能默默划走,然后拿出一杯干嚼酸奶配上香蕉和燕麦。燕麦在酸奶里沉浮,像极了我在减肥路上起起落落的心情。我一边嚼一边想:这哪是吃饭,这是给味蕾的酷刑。有次实在饿得不行,偷偷点了份炸鸡,结果吃完了又罪恶感爆棚,半夜起来做了五十个仰卧起坐,第二天称重还涨了半斤,真是“赔了夫人又折兵”。

好不容易熬到周末,想着终于可以放纵一把了,兴冲冲地给爸妈打电话:“走,下馆子去!”没想到,这才是真正考验的开始。“西餐啊?那牛排半生不熟的,而且全是肉也不健康。”“日料?生鱼片吃了会拉肚子吧,寿司就更不好吃了。”“川菜太辣,上火。”“素食馆子?豆制品太多,吃了脾胃受不了。”“太油的不要,太咸的不要,太甜的更不要。”……我拿着手机翻了半个多小时,从高端餐厅看到街边小店,愣是

没找到一家能让二老点头的。最后老爸大手一挥:“别折腾了,菜市场割点新鲜牛腩,就当加餐了!”得,最后还是家里开火最实在。

我系上围裙,守在灶台前,看着砂锅里的牛腩咕嘟咕嘟冒着泡,浓郁的肉香裹着萝卜的清甜,慢悠悠地荡开。这一刻我突然明白了——吃饭之所以难,难的不是食物本身,而是生活这张复杂的网。我们要顾及孩子的营养,要考虑工作的方便,要算计热量的多少,要照顾老人的口味。在这张网里,吃饭早就不是简单的填饱肚子,而变成了爱的负担、生活的妥协。可也就是在这忙忙碌碌、挑挑拣拣中,我们尝到了生活的百般滋味。